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蔣繼煥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明儒學案卷十九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四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峰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夜分不能寢謂師泉曰學茍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録

好之反躬實踐惟覺動静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禀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為鵠操存克治瞬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除不應科目華亭為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别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

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嘿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

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顛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愼勿

逹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葢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槖籥之風虛與氣為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真明即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為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為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　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　格致非判然兩事蓋事事物物殊塗百慮初不外於吾心之良知故萬物皆備於我若以物為外是析心與理為二將以何者為備於我乎是故致吾心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莫非順帝之則是之

謂物格知致　有物有則則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隨感而通天則流行纖毫智力無所安排則良知益著益察虛靈洞達竭盡而無遺矣　心意知物即不覩不聞之體格致誠正即不覩不聞之功了此即達天德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與佛老異蓋吾儒齊治均平數塞宇宙而格致誠正無所加也雖窮約終身一行未見而心意知物無所損也故佛老之無思議無善惡超入精微者吾儒皆足以貫之而格致誠正便了齊治均平者佛

老末之逮也　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之則故生生之謂易而仁敬慈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乎其性者也　聖學不離於言行而亦豈著於言行不外於事物而亦豈泥於事物以為學故曰性無内外學無内外　性命之不易者為體體之不滯者為用融化廓寂無所倚著至一而不可少間焉

者也　用因萬事萬物而顯眞體非因萬事萬物而有是故體物而不可遺體事而無不在日與斯世酬酢變通不窮而吾之眞體未嘗起滅加損也雖無起滅加損而天下之道無不原於此知此者謂之知性知性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昭晰而無所藏伏學此者謂之學道學道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融化而未嘗復行如此方是戒愼恐懼樸實工夫所謂動靜無間體用一原庶乎會通之矣　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

也餘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所在此鄉原之徒孔子之所惡也　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故言行之著若可覩聞而謹之信之則不覩不聞也故有餘不足必知之知之必不敢不勉不敢盡而其不敢不然者亦不覩不聞也　人之心天之一也俯仰兩間左右民物共感應之形著因時順變以行其典

禮者雖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孰非吾心之一之所運耶

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　屢省穿衣喫飯猶有許多未中節處此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自恕　學以靜入亦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而非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蓋吾心之體本不可須臾離無人我遠近古今於此透悟便可與天地同量堯舜為徒所謂曲肱飲水金革百萬樂在其中飯糗茹

草有天下而不與此皆性體之自然未嘗致纎毫之力乃天下之至静也是故烟雲泉石窠牘瑣屑外境雖異而吾良知之運無更局乃可謂夫焉有所倚也　學者無必為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為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别疑慮　學術同異皆起於意根未離尚落氣質故意必固我皆所以害我若中涵太

虛順吾自然之條理則易簡理得時措適宜往聖精神心術皆潛孚而默會之　究事之利害而不求心之安否是以禍亂至於相尋惟中流砥柱動必求諸心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一切世情不使得以隱伏則義精獨慎天下之能事畢矣　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為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　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

生疑惑學在何處用　知命者士人之素節吾未見隨分自静者而困乏之不能存也吾未見廣於干求工於貪取者而有知足之時也　大丈夫進可以仕退可以藏常綽綽有餘裕則此身常大常貴而天下之物不足以尚之不然則物大我小小大之相形而攻取怨尤之念多矣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脱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

人心本自太和其不和者狹隘頽墮乖戾煩惱以為之梗除却此病則本心冲澹和粹之體復矣以之養生何有　遇事不放過固好然須先有一定之志而後隨事隨時省察其是此志與否則步步皆實地處處皆實事乃真不放過也　欲富貴而惡貧賤吾獨無是情哉吾性不與物作對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欲惡不與存焉心即所謂把柄也生化不測皆把柄中自然之條理一以貫之成性存而道義出也　聖人養民敎民無一

事不至非為人也自盡其心自滿其量不忍小視其身也　凡器不可互用局於形也人為萬物之主心為萬物之靈常存此心性靈日著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其處一身之吉凶悔吝何有　本然者良知也於此兢業存存乃所謂致良知也良知能開天下之物能成天下之務所謂莫顯莫見也致知之功能一動静有事無事一以貫之則一時雖未成章夫固成章之漸也一時雖未凝然不動夫固凝然不動之基也葢學問頭腦既當

自將日新不已舍此而別趨路徑皆安排意必也　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　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　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為至君子之學以不覩不聞為功知體常虛則真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天則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　知無起滅物無去來雖擬言議動同歸於成變化復其不覩聞之體　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地萬物之外　耳目口鼻皆以虛為用況心為統攝衆形之本宰制萬靈之根而可壅之以私乎　古人從心體點檢故事事詣其極今人從支派處照管雖時有暗合終不得力此人才風俗之異於古也　吾道無絶續歷千萬世如一日但人自不著不察耳　精神不可閒用須常理會本分事本分事雖一物不染却萬

物畢備　意根風波一塵敵天豪傑之士往往為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　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怠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　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巳發而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所謂以學而能以慮而知無忌憚以亂天之定命也先師云心體上著不得一念

留滯能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裡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為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為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尚蕩然無所歸也　引佛老之言以證其說借修煉之術以秘其養皆非卓然以聖為歸者也聖學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不落影響不靠幫

助變通宜民真性自然流貫古聖兢兢業業好古敏求精神命脈惟在一處用幾微少忽即屬異端可不謹乎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為邑諸生即以希聖為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悟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

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即郤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顧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竝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真以揣摩為妙悟縱恣為樂地情愛為仁體因循為自然渾同為歸一先生憖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為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為學

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為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為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

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為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為純隂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别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為易藴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即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即宋儒之省察涵養即

是致中省察即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為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即為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為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

象著之物其凝滬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即今冇向裡著已收攝性命正是好

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
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攖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
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令吾不動者自若也
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劉師泉易蘊夫學何為者也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
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失其一也冲廓無為
淵穆其容賾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大
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

修達者非悟命陰而弗室也性隱於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伏諸性也原始反終知之至也　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漚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

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始條理也天序也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也昏猶醉也醒醉遣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　德非潛不光心非澹不體識恆斂曰潛欲恆釋曰澹澹以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澹者與　已者命之所稟禮者性之所

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堂堂皆己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為能舍非竭才力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依然氣質之性之論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

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知成性存存九德咸事　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見元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元元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

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澄心滌慮之學也　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為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擬議以成變化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　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墮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凝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當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

明道之獵心復萌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簀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滃空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徙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唯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　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大畜也　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敘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敘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

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守令徽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徽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敘樂和皇極建矣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

極也　問嘗著察而感應者本體也不起不滅隨感應而著察者念也憧憧往來此蓋有主宰與無主宰之別曰固然矣此有說焉感應從心不從意聖人之事也未至於聖則亦不可無誠意之功至論主宰有從乎意見者有從乎義理者有從乎義理而未得乎本體發育之學者從乎意見者有適有莫執乎已從乎義理者知適知莫成乎已從乎本體者無適無莫達乎已執乎已者病物成乎已者公物達乎已者仁物故曰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知則物格而與天地萬物流通矣故為仁是故主宰著察者求仁也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謂此也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為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為聖人嘉靖四

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沈命之法盜為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為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為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為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為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

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没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為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柱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静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

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為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尚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

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為文諭之曰
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内淫祠以千數已
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
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為報應之説非明府力持鮮不動
揺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
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
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
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内將求吾真不敢不

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為諸生棄之棲棲於山巔水涯寂莫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已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為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

不諱嘗酌古禮為圖摭善行為規歲時柱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三五先生洞語清明在躬知之至也養知莫善於寡欲

有生之變有死之變人知死之變而不知生之變也

魂遊變也孰主張是孔子曰合鬼與神敎之至也　學者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　衆人囿於數君子治則防亂則

修易以知來有變易之道聽其自完自裂一歸之數巳哉　天下有難處之事乎利害之計也難道義之從也無難義不甘於食粟則有死餒而已矣天下之不為利害計者寡矣故戚戚者多　君子以歲月為貴譬如為山德日崇也茍為罔修奚貴焉況積過者耶　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茍惟自任者不重故遑　古人求治於身後人求治於天下休天下而不煩身求者也擾天下而不恤求之天下者也是故執周官而不能執好惡之矩

者不可以治天下　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言　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　獨行君子出於實心而於聖人之誠有辨焉孝弟通神明而於聖人之察倫有辨焉　志於開來者不足以盡性命志於性命者足以開來　賢哉未信者之自信也雖聖人弗之信而信其自知者焉其自知不惑其自求不

小　德者得也無得於己而言之恥也無得於己而言之不信乎人矣　惟虛故神惟敬乃虛　知幾而後能知言知己之言而後能知人之言　動出於至誠惻怛為王道動責之我為大人之業　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為善知必不為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能致

其知古聖人莫如堯贊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覩聞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為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曰致知焉盡矣　獨知之明大明懸象照臨天下者似之蓋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於地矣有邪僻之見者入左腹矣蓋觀於明夷　著焉察焉無或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踐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

藝亦能闇於其大者矣　至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蓋無時而不懼夫危也　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　物不可厭厭物者不能格物

晚程記薗髮衰不可返已志氣衰奚有不可返者哉曰三牲日袒割無關志氣曰孜孜斃而後已善自養老者

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無一毫髮歉而後無一毫髮非乾體　境寂我寂已落一層　閲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　潛谷鄧子儒釋之辨數千言諸友有求其說者予謂之曰只格物致知日以身辨之矣　海内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為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者未一人見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致知知之未嘗復行是格物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為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謾道六經皆註腳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為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為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驚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偽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為要務詔徙雷殿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戸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為先生三人頌寃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

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為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為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敎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敎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

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

始任為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為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瞠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竅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為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為有道者也

陽明之良知原即周子誠一無偽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

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彌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即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

者以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辯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洛村語錄自先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

不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以意念之善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茍無病臭腐神奇同為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為功者

也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為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絶四記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

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盡慈湖意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則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内外深淺精麄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别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賔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

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存養以攝歸身心而内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　往歳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已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已反求諸已

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謂謝子曰太古無為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遊無無為乎謝子曰古道遼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遊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視聽言臭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偽無古今之殊也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

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無為而奚覯乎而奚遊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已　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有遷官而較遠近勞逸者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已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

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遷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為白沙弟子今又

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覼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殁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恒數百人故一時為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為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

過即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

其言不為過高如此故聞談學稍渉玄遠輒揺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為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為無以意為有是分心意為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内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為善去惡實地用功斯

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雖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為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為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為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即是知意

之照即是物為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為下根人說教哉

善山語錄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眞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從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為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

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茍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至於聖人其

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一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有欲絶感以求靜者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耳絶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

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庶矣　所諭個中擬議差毫髮就裡光明障幾重冐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磨礲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著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

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為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礲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　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個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個私心縱揀好事為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是不好事但本根是個與人為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

但本根是個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凊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嘉虛元之說厲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為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動於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

桌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椅桌山川草木亦無不好眞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位育之理確然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

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為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

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亦為精一實學耳　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慎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既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歎　謂近來勉强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

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為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即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

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搒
掠謫鎮海衛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
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
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
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
即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
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
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

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為不落念慮真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即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絶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怳然自失歸而

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真幾即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即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麄也始信致知二字即此立

本即此達用即此川流即此敦化即此成務即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麄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為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為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為一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

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為蟄龍屈蠖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效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銘其墓猶云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也

明水論學書古之學者為己天下之事盡矣堯舜之治天下亦盡其性充其君道而已何嘗有人己先後於其間哉後儒不知性情之學始有為國為民不為身謀以為公者此賢豪之士所以自別於流俗而其運動設施不合於中道不可語天德王道也與聶雙江　便安氣習往往認作自然要識勉强亦是天命用功修治莫非勉强人力然皆天命自然合如此者以下與董兆明　近年體驗此學始得眞機脚跟下方是實地步有不容自已者從前

見悟轉換自謂超脫而於此真體若存若亡則知凡倚知解者其擔閣支吾虛度不少矣　日用應酬信手從心未嘗加意間亦有稍經思慮區晝者自以為良知變化原合如此然皆不免祇悔及反觀之信有未盡未當處豈所謂認得良知不真耶與王龍溪下皆同　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為下乘遷善改過為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

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為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　本體至善不敢以善念為善也若以善念為善則惡念起時善固滅矣惡在其為至善天命不已者耶　戒懼兢惕工夫即是天機不息之誠非因此為入道復性之功也　不當以知覺為良知固矣然乃良知之發用不容有二先師云除却見聞無知可致

況知覺乎故知覺廢則良知或幾乎息矣近諸公只說本體自然流行不容人力似若超悟真性恐實未見性也緣私意一萌即本體已蔽蝕阻滯無復流行光照之本然也故必決去之而後其流行照臨之體得以充達此良知之所以必致而後德明身修也　心齋晚年所言多欲自出機軸殊失先生宗旨豈亦微有門戶在耶慨惟先師患難困衡之餘磨礲此志直得千聖之祕發明良知之學而流傳未遠諸賢各以意見攙和其閒精

一之義無由睹矣　先師所以悟入聖域實得於大學之書而有功於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畧而未言直待心齋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身心為一事格致誠正修為一工故作聖者有實地可據而又別立說以為教苟非門戶之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　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

纖毫翳障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别是上面一層功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　象山人情事變上

用工是於事變間尊其德性也性無外也事外無道也動而無動者也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是磨鍊於妄念朋思之間體貼天理出來性無内也道外無事也靜而無靜者也是謂同歸一致　夫收視返聽於中有個出頭此對精神浮動務外逐末者言良爲對病之藥然於大道却恐有妨正爲不識心體故耳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俱謂之感其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故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

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夫學至於研幾神矣然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既謂之動則不可言靜矣感斯動矣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學聖者舍是無所致其力過此以往則失幾不可以言聖學矣

心本寂而恒感者也寂在感中即感之本體若復於感中求寂辟之謂騎驢覓驢非謂無寂也感在寂中即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辟之謂畫蛇添足非謂未感時也易以寂感為神非感則寂不可得而見矣

念菴謂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嘗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先生言念已形而寂然者未嘗不存豈感前復有寂乎雙江雖在寂上用功然寂感不分時則寂亦感也念菴則分時與雙江之意又微異矣夫寂即未發之中即良知即是至善先儒謂未發二字費多少分疏竟不明白只為認有未發時故耳惟周子洞見心體直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去却大本一邊彼豈不知未發之中者哉正恐認作兩截故合

一言之慮至深也而晦翁復以己意釋之則周子之意荒矣有友人問川曰涵養於未發之前是致中工夫川答曰此處下不得前字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有前乎未發之中是太和元氣亦有未發為四序之時者乎只緣令人看麄了喜怒哀樂故添許多意見耳先師云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致之便是天下之達道則行天下之達道乃實致良知也實致良知乃立大本也非立大本後乃推而為達道也　近時學者不知心意

知物是一件格致誠正是一功以心應物即心物為二矣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動也知者意之靈物者意之實也知意為心而不知物之為知則致知之功即無下落故未免欲先澄其心以為應物之則所以似精專而實支離也　兄不知以何者為感若以流動為感則寂感異象微波即蕩感皆為寂累固不待梏之反覆而後失其湛然虛明之體矣若以鑑物為感則終日鑑固無傷於止也止與鑑未始相離亦不得言有止而不鑑時

也若患體之不止故鑑之不明亦當即鑑時定之不當離鑑以求止也何者其本體恆鑑不可得而離也　吾丈近年宗旨謂不當以知覺為良知却不知將發用知覺竟作何觀若本體自然之明覺即良知也若夫私智小慧緣情流轉是乃聲聞緣入憶度成性即非本體之靈覺矣故知覺二字義涵虛實顧所指用何如如曰正知正覺即屬實作體觀恆知恆覺即屬虛作用觀然恆知即正知無倚處恆覺即正覺無障處無生發無間離

也非别有一段光照從此脫胎著於境物也奈何其欲貳之耶今夫聲有起滅而聞性無起滅也色有明暗而見性無明暗見聞性即知覺性也若離知覺於本體是從聲色有無處認見聞即知覺有起滅反失却恒見恒聞之本體矣與聶雙江下同

昔晦翁以戒懼為涵養本原為未發為致中以謹獨為察識端倪為已發為致和兼修交養似若精密而强析動静作兩項工夫不歸精一令吾丈以察識端倪為第二義獨取其涵養本原之說已

掃支離之弊但吾丈又將感應發用另作一層在後面看若從此發生流出者則所謂毫釐之差爾夫不睹不聞之獨即莫見莫顯乃本體自然之明覺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以為未發之中可也既曰戒慎曰恐懼於是乎致力用功矣而猶謂之未感未發可乎哉夫屈伸翕闢互為其根復奮潛飛後先異候欲其恆復而終潛與竝行而同出即永刼不可得其與主靜藏密感應流行無時可息者不可同象而例觀亦較然明矣第觀至

顯於至微公言由微以之顯所見在毫釐之隔耳　物者意之實也知者物之則也故只在發見幾微處用功致謹焉即是達用即是立本若欲涵養本原停當而後待其發而中節此延平以來相沿之學雖若精微恐非孔門宗旨矣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為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名王瓊為冢宰南京御史馬敭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為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鋐為吏部尚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為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

之愈激上詰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位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敎家人其偶然者流為方語而深切者垂為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潦則問捄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為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為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

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疏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歷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

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為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為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為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

耳龍溪於是稍相嫟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為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怍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法

親之所安即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玄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水洲先生集道無動靜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定處下著故不免支離之病（答鄒東廓）

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知自致耳要得神凝須絕外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答羅念菴）

操與

致自是有辨致是全功操特始事致可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復會中諸子　已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已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下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示諸生下同　或問未發之中如何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性之本體無我也梏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

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　君子有諸己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己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君子以誠身為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為然由其為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　良知之教不之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

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　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為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　由仁義行即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為好必如此做方好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　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被習心遮蔽故不能生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

明儒學案卷十九

明儒學案卷二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五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兵部主司歷員外禮部郎中出為彰南僉事改川南道陞尚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禄隆慶辛未出為陝西參政乞

致仕萬歷辛卯起貴州叅政尋陞南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同邑劉兩峰刻意為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為得五十罷官屏絶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以透性為宗研幾為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救其弊中流一

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眞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為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媸來媸

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說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即所謂性中只有箇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

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為幻不得不以理為妄世儒分理氣為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論學書所諭去念守心念不可去心不可守真念本無念也何去之有真心本無相也何守之有惟寂而常照即是本體即是工夫原無許多歧路費講說也答王永卿

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末世學者往往以墮於形氣之靈識為知此聖學之所以晦也答朱易菴

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治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

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處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為究竟哉答周守甫　吾輩學不加進正為不識真宰是以雖曰為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

答鄒穎泉　所舉佛家以默照為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肎痛下苦功真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為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即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為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　學無多說若真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擾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

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鍊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弘任　所云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處而言即謂之窮理非有二事也縱使考索古今討論經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條件耳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認得居敬窮理只是一件則工夫更無歇手若認作二事便有換手便有斷續非致一之道也答郭以濟　弟昔年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

然執之之極真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學本從與物同體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則亦不無儱侗漫過隨情流轉之病與蕭兄喝

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即謂之敬陽明所謂合得本體是工夫也若以心起敬則心是一物敬又是一物反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是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非敬也答郭以濟

所諭

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答錢啓新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為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為習氣所奪蓋凡可覩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麄者也學貴能疑但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則其

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矣若只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免離根離根之疑愈疑而愈增多岐之惑矣　舍發而別求未發恐無是理既曰戒慎曰慎非發而何但令人將發字看得麄了故以澄然無念時為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　未發之中固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萬事皆性矣皆中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為枯寂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中也如佛老自謂悟

性而遺棄倫理正是不知性　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隱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之真幾所謂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若至於念頭斷續轉換不一則又是發之標本矣譬之澄潭之水也非不流也乃流之至平至細者也若至於急灘迅波則又是流之奔放者矣然則所謂未發者安在此尤難言矣澄潭之水固發也山下源泉亦發也水之性乃未發也離水而求水性曰支即水以為

性曰混以水與性為二物曰岐惟時時冥念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_{背全上}

事之體强名曰心心之用强名曰事其實只是一件無内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故曰必有事焉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皆事也物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學者誤認區區之心渺焉在胸膈之内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内兩不相入終不足以

入道矣（答郭墨池）　一陰一陽自其著者而言之則寂感理欲皆是也自其微者而言之則一息之呼吸一念之起伏以至於浮塵野馬之眇忽皆是也豈截然為奇為偶真若兩物之相為對待者哉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所謂其為物不貳也舍陰陽之外而世之欲超陰陽離奇偶以求性者其舛誤可知矣（答錢啓新）　生幾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不屬有無不分體用此幾以前更無未發此幾以後更無已發若謂生幾以前更有無生之本

體便落二見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知者意之體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舉意之一字則寂感體用悉具矣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獨即意之入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機不克則不能生故學貴從收斂入收斂即為慎獨此凝道之樞要也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令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為下乘只

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為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賀汝定）

宇宙萬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無體用可分無聲臭可即亦非可以强揬力索而得之故後學往往到此無可捉摸處

便謂此理只是空寂原無生幾而以念頭動轉為生機謂是第二義遂使體用為二空有頓分本末不貫而孔門求仁真脈遂不明於天下矣全上　來諭識得生幾自然火然泉達安用人為但鄙意真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為實學今人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弄光景以為了悟則涉於無忌憚矣答王夢峯　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

形影影分曲直則形之欹正可知孔門真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敬存之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何也此性原是生生由本之末萬古生生孰能遏之故明物察倫非强為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為性以生生為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異於孔子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也寄汝定

此心

之生理本無聲臭而非枯槁實為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所謂性也生理之呈露脈脈不息亦本無聲臭所謂意也凡有聲臭可覩聞皆形氣也形氣云者非血肉麄質之謂凡一切光景閃爍變換不常滯礙不化者皆可覩聞即形氣也形氣無時無之不可著亦不可厭也不著不厭亦無能不著不厭之體若外不著不厭而内更有能不著不厭之體則此體亦屬聲臭亦為形氣矣於此有契則終日無分動靜皆真性用事不隨境轉而習

氣自銷亦不見有真性之可執不言收斂自得其本然之真收斂矣同上　善由性生惡自外染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猶言清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然水之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染於外物耳答郭墨池　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生而言即謂之事故心無一刻不生即無一刻無事事即本心故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皆心也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終日乾乾只是默識此心之生理而已時時默

識內不落空外不逐物一了百了無有零碎本領之分也答周時卿　心之官則思中常惺惺即思也思即窮理之謂也此思乃極深研幾之思是謂近思是謂不出位非馳神外索之思答曾肖伯　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與歐克敬　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絶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

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絶強名之曰本心同上 有謂靜中不可著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即是心之本體即是操也惟操即是本體純一不雜即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為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

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冒認為何思何慮乎（答曾得卿）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答郭以濟）性之一字本不容言無可致力知覺意念總是性之呈露皆命也性者先天之理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此知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著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俱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貳意者知之默運非與之對立而為二也是

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命則性之呈露不無習氣隱伏其中此則有可修矣修命者盡性之功答蕭勿菴　性命雖云不二而亦不容混稱蓋自其真常不變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運不息之機而言曰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正恐人於命外求性則離體用而二之故特發此一言若執此語遂謂性命果無分辨則言性便剩一命字言命便剩一性字而盡性至命等語皆贅矣故曰性命雖不二而亦不容混稱也盡性者完我

本來真常不變之體至命者極我純一不息之用而造化在我神變無方此神聖之極致也答鄒子尹　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為真解脫耳答王養卿　學不知止則意必不能誠何謂知止蓋意心身家國天下總為一物也而有本末焉何謂本意之所從出者是也意之所從出者性也是至善也知止於至善之性則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是謂物格而后知至何謂格格者通

徹之謂也答楊晉山　時習者時時知至善為本而止之約情以復性云耳大學止至善即中庸愼獨之功無二事也舍此更有何學答王敬所　朱子格物之說本於程子以窮至物理為格物性即理也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我之知識念慮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皆物也皆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理外之物故窮此理至於物物皆一理之貫徹則充塞宇宙綿亘古今總之一理而已矣此之謂窮理盡性之學與陽明致良知之旨又

何異乎蓋自此理之昭明而言謂之良知良知非情識之謂即程門所謂理也性也良知通徹於天地萬物不可以内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逐外而陽明致良知非專内明矣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彌宇宙亘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教以姑從讀書而入即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免尋枝摘葉零碎支離則是徒逐物而不達理其失程朱之本旨遠矣陽明以學為求諸心而救正之大有功於後學而後學

復以心為在內物為在外且謂理只在心不在物殊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外又失陽明之本旨也　意不可以動靜言也動靜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密機有性則常生而為意有意則漸著而為念未有性而不意者性而不意則為頑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則為滯機答楊晋山　虞廷曰中孔門曰獨春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沈空不滯有此是千

古正學寄錢啓新

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謂性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易曰坤作成物此作即明命之流行是謂性之用非造作强為之謂也故知者體行者用善學者常完此大始之知即所謂明得盡便與天地同體故即知便是行即體便是用是之謂知行一體用一也　夫以此知知彼揣摩測度則謂之空知若乾知大始之知即是本性即是實事不可以空知言也以此想彼如射覆然則謂之懸想若默而識之即是自性自

識靚體無二不可以懸想言也答龔修默　靜中涵養勿思前慮後但澄然若忘常如游於洪濛未判之初此樂當自得之則真機躍如其進自不能已矣答劉心蘧　性本不二換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超於物外猶為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到水窮山盡最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有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為究竟耳寄劉公霽　釋氏所以與吾儒異者以其最初志願在於出世即與吾儒之志在明明德於天下者分塗轍矣故悟

性之說似同而最初向往之志願實異最初之志願既異則悟處因之不同悟處不同則用自别答唐凝菴聖學失傳自紫陽以後為學者往往守定一個天理在方寸之間以為功夫於聖門無聲無臭之旨不相契故陽明特揭無善無惡正恐落一善字便覺涉於形象提出心體令人知本心善亦著不得也第宗其說者致有流弊不若無聲無臭字義直截穩當答吳安本性真覺原無靈明一點之相此性遍滿十方貫徹古今蓋覺本無覺

孔子之無知文王之不識不知乃真知也若有一點靈明不化即是識神放下識神則渾然先天境界非思議所及也答鄒子予

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殊故曰博禮者文之根底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謂之約禮即事是禮而非滯迹即禮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一之學也答周宗濂

性本不容言若强而言之則虞廷曰道心惟微孔

子曰未發之中曰所以行之者一曰形而上曰不覩聞周子曰無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所謂密也無思為也總之一性之别名也學者真能透悟此性則横説豎説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語言俱屬描畫不必執泥若執言之不一而遂疑性有多名則如不識其人而執其姓氏名諱别號以辯同異則愈遠矣性之體本廣大高明性之用自精微中庸若復疑只以透性為宗恐落空流於佛老而以尋枝逐節為實學以為如此乃可自别於

二氏不知二氏之異處到透性後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强以猜想立說終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已真性不明到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答龔修默

性體本寂萬古不變然非頑空故密運而常生惟幾萌知發不學以反其本則情馳而性蔽矣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答唐凝菴

心體本寂念者心之用也真識心體則時時常寂非假人力其體本如是也此本常寂雖欲擾之而不可得念之應感自然中節

而心體之寂自若也心體之寂萬古不變此正所謂未發之中舍此則學不歸根未免逐末將涉於憧憧往來於道遠矣答陸仰峯

大抵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慎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喫緊於慎獨但獨處一慎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何也以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出無入有之樞機莫要於此也若只云見性不言慎獨恐後學畧見性體而非真悟者便謂性中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

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簡不修反云與性無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善學者亦非一途有徹悟本性而慎獨即在其中者有精研慎獨而悟性即在其中者總之於此理洞然真透既非截然執為二見亦非混然儱侗無別此在自得者默契而已答郭存甫

語錄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察識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為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也性不可得

而分合增減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惟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以下皆三益軒會語

識察照了分明者意與形之靈也亦性之末流也性靈之真知非動作計慮以知故無生滅意與形之靈必動作計慮以緣外境則有生滅性靈之真知無欲意與形之靈則有欲矣今人以識察照了分别為性靈之真知是以奴為主也　道心體也故無改易人心用也故有去來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亦是指人心而言若道心為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　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為剩語　千聖語學皆指中道不落二邊如言中言仁言知言獨言誠是也若言寂則必言感而後全言無則必言有而後備以其涉於偏也　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

際日用云為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内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内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 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為欲矣善學者演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運化是矣 問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動也而曰有不動者豈其不與四時偕行不隨百物以生乎曰非然也所謂不動者非塊然一物出於四時百物之外也能行四

時而不可以寒暑代謝言能生百物而不可以榮瘁枯落言故曰不動也　問知一也今謂心體之知與情識之知不同何也曰心體之知譬則石中之火也擊而出之為焚燎則為情識矣心體之知譬則銅中之明也磨而出之為鑑照則為情識矣致知者致其心體之知非情識之謂也　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為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　情識即意也意安從生從本心虛明中

生也故誠意在致知知者意之體也若又以情識為知則誠意竟為無體之學而聖門盡性之脈絶也　問陽明以知善知惡為良知此與情識何别曰善惡為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者也　問致知焉盡矣何必格物曰知無體不可執也物者知之顯達也舍物則何以達此知之用如窒水之流非所以盡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　陽明以意之所在為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

且如念不注於目前則雖泰山覿面而不覩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遥隔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為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也　盈天地間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為物則格物之功非逐物亦非離物也至博而至約矣　意在於空鏡則空鏡亦物也知此則知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静太極者性也先天也動而生陽以下即屬氣後天也性能生氣而性非在氣外然不悟性則無以融化形氣之渣滓故必悟先天以修後

天是以謂聖學　朱子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之氣仁義禮智爲形而上之理以此闢佛氏旣未可爲定論羅整菴遂援此以闢良知之説不知所謂良知者正指仁義禮智之知而非知覺運動之知是性靈而非情識也故良知即是天理原無二也　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終始然後謂之見大也旣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　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意

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　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著於念不著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為懼也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　致良知一語惜陽明發此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為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羅念菴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夫所謂良知者

即本心不慮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别者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真明即知也本心之真明貫徹於念慮事為無少昏蔽即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為二也　問情識既非良知而孟子所言孩提之愛敬見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惡嘑蹴之不受不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曰性不容言姑即情以驗性猶如即煙以驗火即苗以驗種後學不達此旨遂認定愛敬怵惕好惡等以為真性在是則未免執情而障

性矣　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　淪於陰則漸滯於形質矣反於陽則漸近於超化矣真陽出現則積陰自消此變化氣質之道也　吾心廓然之體曰乾生生之用曰神夫乾靜專動直吾心之知體寂然一也故曰靜專知發而為照有直達而無委曲故曰動直夫坤靜翕動闢吾

心之意根凝然定也故曰靜翕意發為念則開張而成變化故曰動闢　知包羅宇宙以統體言故曰大意裁成萬務以應用言故曰廣　問知發為照則屬意矣然則乾之動直即屬坤矣曰不然知之照無分別者也意則有分別者也安得以照為意　告子但知本性無善惡無修證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纔涉修為便目為意外而拒之落在偏空一邊孟子洞悟中道原無內外其與告子言皆就用上一邊幫補說以救告子之所不足

問事上磨鍊如何曰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去道遠矣　無欲即未發之謂發便是欲

傳習續録言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為體此語未善夫事者心之影也心固無聲臭而事則心之變化豈有實體也如水與波然謂水無體以波為體其可乎為此語者蓋欲破執心之失而不知復起執事之病

未發之中性也有謂必收斂凝聚以歸未發之體者恐未然夫未發之性不容擬議不容湊泊可以默會而

不可以强執者也在情識則可收斂可凝聚若本性無可措手何以施收斂凝聚之功收斂凝聚以為未發恐未免執見為障其去未發也益遠　問研幾之說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為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强而名之曰幾幾者微也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今人以念頭初起為幾未免落第二義非聖門之所謂幾矣　問有謂性無可致力惟於念上操存事上修飭則性自在曰悟性矣而操存於念修飭於事可

矣性之未悟而徒念與事之致力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陽明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之學養氣以昇性者也此二先生所從入之辨　後儒誤以情識爲心體於情識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純淨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過守一意見執一光景强作主張以爲有所得矣而終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徹疑猜而朗然大醒也　復言至日閉關夫一陽潛萌於至靜之中吾心真幾本來如是不分時刻皆至也 瑞華剩語

未發之性以為有乎則非色相以為無乎則非頑空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以下潜思劄記　大學言知止蓋未發之性萬古常止也常止則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為天地萬物之本故大學以知止知本釋格致之義乾用九見羣龍無首坤用六利永貞蓋乾元者性也首出庶物者也然首不可見若見有首則非矣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坤者乾之用也坤必從乾貞者收斂歸根以從乎乾也故曰利永貞　氣者性之用也性無生滅

故常一氣有屈伸故常二然氣在性中雖有屈伸亦不可以生滅言故盡性則至命矣學者須達此則無疑於生死之説　性無為者也性之用為神神密密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名三而實一總謂之神也神貴凝收斂歸根以凝神也神凝之極於穆不已而一於性則潛見飛躍無方無迹是謂聖不可知　致知主悟誠意主修能知止則悟於性也徹矣能慎獨則修於意也徹矣　學未徹性者則

內執心外執境兩俱礙矣於性徹者心境雙忘廓然無際　乾元為天地萬物之資始故曰首出能潛見惕躍飛亢而不涉於迹莫測其變化云為之所以然故曰无首若有首可覩則亦一物而已安能時乘六龍乎　或謂性無可致力必也攝用以歸體乎余謂是固有然者矣是中庸所謂其次致曲程子所謂其次則莊敬持養之說也若中庸所謂盡性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則又當別論孟子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夫曰天與我則乾元之性我固有之學者眞志密詣久之能默契而滾信實見其大本在我原是具足不假外求則一切瞬息作止日可見之行由原泉而盈科放海即所以致力處也非別以性為一物執從把持而後謂之致力也　性之生而後有氣有形則直悟其性足矣何必後天之修乎曰非然也夫徹古今彌宇宙皆後天也先天無體舍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必修於後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以下病筆　性

無為而後天有修然則性為兀然無用之物乎曰非然也性無體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通乎此則謂一塵一毛皆先天可也一切皆性性之外豈更有天地萬物哉

性貴悟而後天貴修然則二者當竝致其力乎曰非然也是分性相判有無岐隱顯自作二見非知道者也善學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遡於天地一氣之始窮之至於無可措心處庶其有悟矣則信一切皆性戒慎於一瞬一息以極於經綸事業皆盡性之實學也故全修

是性全性是修豈有二者竝致力之說所謂修者非念念而隄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謂也蓋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渾然至善者也性之用為神神動而不知返於是乎有惡矣善學者息息歸寂以還我至善之本性是之謂真修　或曰性本寂也故一悟便了若曰歸寂是以此合彼終為二之曰非然也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即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　昔人有背觸皆非之說蓋謂遺一切而執性者是觸也如臣子之觸犯

君父也狥一切而遺性者是背也如臣子之叛棄君父也　念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　宇宙此生理以其萬古不息謂之命以其為天地人性所從出謂之性以其不可以有無言謂之中以其純粹精至極而不可名狀謂之至善以其無對謂之獨以其不二謂之一以其天則自然非假人力謂之天理以其生生謂之易以其為天地人物之胚胎如果核之含生謂之仁以下仰慈膚見　異學喜談父母未生前以為言思路絶殊

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宙徹乎表裏始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容駐脚若云即於一切中要悟未生前乃為見性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

天地之生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氣而呈形聖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瞬一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門敎人大閑不踰細行必謹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極功也故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生理浩乎無窮不可以方所求不可

以端倪執不可以邊際窺彼以一念初萌為生理殊未然　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以盡其分當其真切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不能自已則仁體即此可黙會矣　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天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惟渓

造者自知之　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為不毀也是謂生生之易知易則知生死之說　由真修而悟者實際也由見解而悟者影響也此誠偽之辨也以下靜攝寤言　性廓然無際生幾者性之呈露處也性無可致力善學者惟研幾研幾者非於念頭萌動辨别邪正之謂也此幾生而無生至微至密非有非無惟綿綿若存退藏於密庶其

近之矣　問人之死也形既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蹠同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予曰不然又問君子之修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為生死而為也倘為生死而為善則是有所為而為矣予亦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為準的既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以全歸為學安得謂有為而為乎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

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為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有即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即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朝聞臆說　自本性之中涵生理曰仁自本性之中涵靈通曰知此仁知皆無聲臭故曰性之德也若惻隱是非乃仁知之端倪發用於外者是情也所謂性之用也後儒以愛言仁以照言知遂執此以為學是徒認情之流行而不達性之蘊

奥矣以下仁知説　孔門以求仁為宗而姚江特揭致知蓋當其時皆以博聞廣見求知於外為學故先生以其根於性而本良者救之觀其言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既云未發之中仁知豈有二哉今末學往往以分别照了為良知固昧其本矣　或謂只將一念之愛擴而充之至於無不愛便是仁不必湥揆性體之仁此與執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不湥揆性體之知者無異噫性學之晦久矣　未發之中仁知渾成不可覩聞本無愛之可言

而能發之為無不愛本無照之可言而能發之為無不照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古人有所謂不朽者夫身外之物固必朽文章勳業名譽皆必朽也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也然則不朽者何事非深於道者孰能知之

唐曙台索書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之一字盡之希聖者終日乾乾惟

研幾為要矣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物致知者識得此體也誠意者以誠敬存之也格物存乎悟誠意存乎修大學之要盡於此矣以下石經大學畧義　問大學但言至善未嘗指其為性但言獨未嘗描寫其為動而未形但言慎未嘗極示其為潛藏收斂今何所徵而知其然乎曰吾徵於中庸而知其然矣中庸首揭天命之性而謂未發為天下之大本篇中言明善擇善正指性之至善為本之說也其言獨曰不覩聞隱微而即曰莫

見莫顯正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描寫獨之面目可謂親切矣既言戒慎恐懼而末章詳言尚絅闇然由微自以入德潛伏於人所不見敬信於不動不言篤恭於不顯不大於聲色之末而歸極於無聲臭之至正潛藏收斂研幾入微之旨也大學舉其畧中庸示其詳也貫達謂大學為經中庸為緯皆出於子思之筆其信然哉

問性本自止非假人力而後止也學惟一悟便了何必慎獨曰性先天也獨幾一萌便屬後天後天不能

無習氣之隱伏習氣不盡終為性之障故必慎之至於習氣銷盡而後為悟之實際故真修乃所以成其悟亦非二事也　性貴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即屬染汚矣獨為性之用藏用則形氣不用事以復其初所謂陰必從陽坤必東北喪朋而後有慶後天而奉天時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